

身在「文學一學門」的我見我思

廖美玉*

一、只緣身在此山中

一直以為，「文學」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不論是兩千五百年前《論語》四科中「文學」意指的「文章博學」，或是受西方影響具現代意義的「文學」，處處可見對生存處境的認識、提問與解答，也都關涉到國計民生與個人生活日用。接觸了「文學一學門」，更意識到本學門所涵攝的研究內容，歷時悠久且持續開枝散葉，不論是歷來大部頭類書的知識分類體系，或是近現代所沿用的經、史、子、集，乃至當前學門所列 228 項次類別，可謂盤根叢結、枝繁葉茂。

依最新的學門調查報告，針對 2010-2014 通過的申請案的分析，仍先依文學、思想、經學、歷史四大類別作統計，再細部列舉經學、歷史、思想、宗教、文學、文學史、比較文學、研究方法、文字、訓詁、聲韻、語言學、目錄學、出土文獻、敦煌學、教育、民俗、音樂、人文地理、數位人文、域外漢學共 21 項的分類統計，而占最大宗的廣義文學類別，再分出中國文學、臺灣文學、客家文學與原住民文學等四個不同的研究領域，且又各包含有詩、小說、戲曲、散文及其餘次文類。乃至於歸納出來的熱門學術研究議題，包括有出土文獻研究、空間研究、文學傳播與文學生產、域外漢學、性別研究、儒學等，而因應現代知識場域所可能展現的研究方向與研究議題，共列舉出包括「跨地域的影響論述」、「視覺性議題」、「比較哲學」、「女性與鄉土」、「疾病、身體的書寫」、「通俗文學、大眾文學」、「電影、紀錄片研究」、「報刊研究」、「語言學的方言研究」等 21 項。這些都算是舉其大要，實已涉及到史學、地理、哲學、藝術、語言、文化等研究領域，其繁雜程度可見一斑。

面對如此「琳瑯滿目」的調查報告，且不論「雲深不知處」，先提個人的兩點感觸：一是本學門的盤根叢結、枝繁葉茂，在歷時悠久中依然保有盎然生機，也仍蘊涵著未被馴化的野性，這樣一棵不斷滋長的人文生命樹，毋寧是學術研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究上的異數，值得珍惜；二是本學門這麼紛繁的關注層面，在參與跨學門聯席會議時，總覺得有許多可以跨領域合作的空間，可惜本學門學者參與跨學門或跨領域研究的對話、討論與合作，風氣雖開而推廣不易，仍有待更多的媒合與開展。

二、回首來時路，這些年學門做過的事

科技部人文司《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自民國 86 年 5 月發行，即將邁入創刊 20 年。依網頁歸類，有關「文學—學門」的文章共計 73 篇，有學門執行計畫的研究成果發表，有主題性研究成果的回顧與展望，有學門相關學術期刊的報導，有學者個人的學思歷程，有學者執行計畫或專書經驗談，有百年人文傳承大展的系列專文，有學門規劃的跨領域對談學術研習營紀要，為近二十年的學門發展留下珍貴足跡。其中有關本學門的省思，大抵有二：一是每年申請的專題計畫大約有四、五百件，相對於具有申請資格者（不下一千六百人，2007），顯然沒有發揮研究能量；二是本學門有極久的學科演進傳統，知識領域包山包海，次領域繁多，又要照顧傳統與現代兩面，在人文司諸學門中，恐怕沒有一個學門的學問內涵比本學門更分歧，我們想要有知識概念的現代化、跨領域合作、對當代學術議題能有發言權等作為，「只能比設想中的一般學者更加努力」。

回應前述自覺，這些年學門除了常態性業務之外，具指標性的活動或事件，首推 2011 年的「百年人文傳承」大展，是一個集眾力以凝聚多源、多元視角的活動，出版了《人文百年·化成天下》與《百年人文是怎樣煉成的》兩套書籍，含括了人文八學門，勾勒出百年來人文學術發展的脈絡，《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已有多篇專文報導，此不贅言。

另一件盛事是「臺灣中文學會」的成立，有感於「學門分支多，層面廣，新舊雜陳，異質性極高。因此，衍生出來的問題也特別多。」需要一個整合型的平臺，尤其處在這個轉型的年代，「臺灣不能在整體華文文化再編成、世界人文秩序再重組的過程中缺席」，在幾任學門召集人與學界伙伴的鼓吹與籌劃下，於 2011 年 10 月 8 日以「我們都不要缺席」為題發起成立學會，並於同年底正式成立「臺灣中文學會」，致力於學門相關學術領域的專業研究與交流。首先是推動「漢字」與學門知識的反思活動，先有 2013 年人社中心「中文學門學術研習營」規劃案，提出「漢字與出土文獻」、「漢字與中國思想」、「漢字與中國詩文」、「漢字與文學傳播、離散認同」、「漢字與東亞」之課程規劃，臺灣中文學會接續舉辦

「洪堡與漢字思維」讀書會，並於 2013 年 11 月 9-10 日假逢甲大學舉辦「漢字與中文學術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以「跨學科」、「跨領域」、「本質性思考」、「歷時性發展」等方法意識，在自我知識檢討反省、多元經驗與跨學科的對話之下，嘗試釐清彼此對於「漢字」觀念的衝擊與容受，為學門研究與教學提供新視野。又於 2015 年 10 月 9-10 日假臺灣大學舉辦「漢族語言文化與其他文明之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從「文本翻譯、圖書傳播」、「學術思想、文學之交流」、「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涉與語言互動」三方面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討論。此外，設置有專屬網頁，定期發行電子學會通訊，開闢學人與青年學者介紹專欄；成立「四賢博士獎學金」，獎助青年學者從事中文學研究；並經常性推動「新書精讀」、「經典導讀講座」及其他學術活動，在推動學門現代化、討論公開化、知識跨學科化方面，持續作出努力、分享成果。

學門主動規劃的跨領域對談主題研習營，在 2010 年由中正大學中文系承辦的「隱喻·抒情與敘事·觀看——中文學門跨域整合研習營」，邀請語言學與哲學研究者加入對話，嘗試貫通經典詮釋、詩與詩學、明清文學敘事與歷史語境等領域，提供中文、哲學與語言學門更進一步合作的契機。在 2012 年由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與理論研究所承辦的「文與體」跨領域對談學術研習營，邀請外文、哲學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加入對話，藉由辨識各個領域中原本就存在的異質性，期待讓不同領域因為相互碰撞而「分岔」出更多新的意義、甚至重新定義，進而探求學科質變的可能性。在 2013 年再度由中正大學中文系承辦的「人文風景」跨領域對談學術研習營，以不同的延續形式，由臺、法兩地學者跨領域、跨學科對談，對人文學者和研究生帶來了不同的問題視野。在 2014 年由政治大學中文系承辦「從人文到數位人文」跨領域學術研習營，邀請文史學、資訊工程、統計學以及正在開發數位人文研究方法的學者和有志從事相關研究的年輕學者，結合數位運算技術的數位人文研究方法，嘗試為人文研究探尋新方法與新視野。在 2015 年由東海大學中文系承辦的「人文山水」跨領域對談學術研習營，以本學門在「山水」議題上累積的豐厚研究成果，邀請外文、歷史、美術、建築等學者加入對話，在現代生活及知識架構與光譜的對照下，希望挖掘出更多可以接續闡釋的相關論題，並特別關注在回應現當代議題的現代性詮釋。透過跨領域對談學術研習營，討論與思考人文學面臨的各種挑戰，相關活動內容在人社簡訊都有「紀要」的專文報導，期能提供學者在研究論題上有更多的著力點與新契機。

特別一提的，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推動及辦理補助人才培育、期刊評比收錄、熱門與前瞻學術研究議題、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學術活

動、出版專書等事務，以及辦理專題研究計畫寫作工作坊等活動，除了對學門有實質的助益，也提供了很好的跨領域對話平臺。

三、我們的未來：危機與信心

面對現代科研體制的成果產製、考核與評量的方式，個人研究乃力求卓越與創新，跨領域研究團隊旨在集中研究能量、發揮學術影響力。本學門如何在現代學科中顯像？又如何發揮「本來就存在」的學術優位？特別是在現代科研體制中，如何從研究型態、研究方法以及學術議題上，展現更為豐厚的底蘊？是我們無法迴避的挑戰。

記得剛上大學的時候，課堂上聆聽老師轉述徐復觀先生對杜維明先生說過的話：「你不讀中文系，太可惜了。」令我沉吟至今。去年底東海大學舉辦「文學·思想·藝術——徐復觀先生學術論壇暨東海大學圖書館典藏徐復觀先生手稿整理計畫成果發表會」，遠從海內外主動前來的師長先進，曾任學門召集人的楊儒賓教授主講「徐復觀與臺中學人」，談到徐先生與莊垂勝、張深切、楊達、葉榮鐘諸先生的真摯交往，在在令人動容。徐復觀先生（1903-1982）致力於儒學的現代化，清楚意識到「我的這些文章，都是在時代激流之中，以感憤的心情所寫出來的。對於古人的了解，也是在時代精神啟發之下，所一步一步地發掘出來的。」著作更涵蓋經學、史學、哲學、文學與藝術，筆鋒常帶感情，我特別喜歡他在〈誰賦幽風七月篇：農村的記憶〉所說的：「一個人、一個集團、一個民族，到了忘記他的土生土長，到了不能對他土生土長之地分給一滴情感，到了不能從他土生土長中吸取一滴生命的泉水，則他將忘記一切，將是對一切無情，將從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真正的生命。」兼具親和力與說服力。而更多的師長們，博通兼擅、樂育英才，留下許多令後學者感佩、學習與懷念的身影，形塑了學門內各校系所的豐美學風與學術能量。

傳統中文強調要有比較完整的古典訓練，課程規劃包括經、史、子、集，或者義理、考據、辭章，跨越的學術領域既廣博又古老，理想上固然有「博學致用」的志向，卻也難免龐雜粗疏，與現代性專業知識的講求，自然有所落差。尤以本學門的包容性與累積性，導致研究範圍的有增無減，從出土文獻到現代漢語、數位人文，從古代經典到最新創作，從本土到域外、比較、國際，而越來越重視與現代的學術對話，以及與現當代生活與社會的連結，不免又導致古典訓練的不足，有學生甚至抱怨讀「文言文」仿如「第二外國文」。乃至當前知識更新太快，知識與學術力量又如江河日下，謀職與招生的雙重困境，都是亟待克

服方能往前邁進的難題。

展望未來，反覆思量的是：我們如何記憶、傳承、拓展乃至創新當代人文學術的建構與發展？如何在現當代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上向前看，進而深化、轉化我們這個時代的議題。尤其是經典文本回應現當代議題的可能性，除了有關文本的現代性闡發，傳統中文的經濟之學，要兼顧經世與濟民，要與土地相連結，特別是傳統文化本就具有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雙向性，加上長時段歷史過程的觀察，跨領域的學習與對話機制乃屬必要。在現代學術分科的專業性之後，除了要熟習傳統文化發展與流變的背景知識，具備傳統文獻與經典文本的閱讀與詮釋能力，自當思考現當代知識場域所能開展的研究方向與研究議題，透過跨界所提供的觀看視角、思維方式與數位工具，重新省視極為浩繁的文獻文本，加深人文學科與當代社會的結合，方能展現對話能力並有效回應現當代社會議題。

還是相信「文學」的存在，可以包山包海，可以溫柔，可以剛毅，可以論爭，也可以有更大的包容力。探索過去是為了深化對現在與未來的了解，立足現在又可對傳統有更多元的理解，在「文學」文本中顯影的相關社會縱深議題，有助於從不同面向更細密地勾勒出時代容顏。喜歡屈原〈離騷〉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長路漫漫，不能將錯就錯，積非不能成是，韓愈期勉新進要「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是一樣的心境。